

丁贤玉

二路车终点站

初听“梅里”这个名字,觉得很特别,有一种冷艳脱俗的味道,使我想起遥远的梅里雪山来,据说那里终年积雪,雪峰峭拔,景象奇异,美到极致。于是,便莫名地爱上了这里。

梅里学校坐落在一处山坡上,土筑的围墙环抱着它,使它有了校园的模样。校园内的

地势自东向西渐次缓落,几排房舍,井然有序。最高处的是教工宿舍,我曾在这里度过两年的时光。宿舍前面有两排砖瓦结构的平房,宽敞明亮,这便是教室。中间是操场,平整,洁净,无杂草;四周植了许多躯干斑驳的梧桐,粗枝大叶,葱葱郁郁。操场上还砌了个水泥墩子,中

间竖一根钢管,且作旗杆。每当国旗在这里缓缓升起时,虽然设备简陋,仪式也欠正规,但全体师生俱神情肃然,寂静无声;此时,只有《国歌》,只有注目礼,只有初升的朝阳……

操场的右侧是教师办公室。梅里学校是一所完小,但又不是,它还办了一个戴帽子初

鲁迅曾引用尼采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是完全相反的;后者距离愈大,成比例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这是社会的“透视学”,历史的“透视学”。验以屈原,可谓确论。

诗人余光中写道:“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每当观端午龙舟竞渡,听橹声鼓声入声,把一条条江抬起,我就仿佛感觉,这龙舟是从千年的历史河道划来,是在文化的航道里竞渡。龙舟——已成为一个民族纪念一位不朽精魂的恒久载体。无论粽子的清香、艾蒿的苦湿,已化作千年习俗,诗人的遗踪也进入“冤屈”这样的词语化作典故,我就认定:端午是充盈文化的节日,是弘扬民族精魂的节日。

西陵峡中诞生的这位命运多蹇的诗人留下的财富是多方面的:他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干;他的“竭忠尽智”,“恐皇舆之败绩”的忠贞;他的“受命不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泥而不滓”的品格;他的“上下求索”,“望崦嵫之勿迫”,“恐鹧鸪之先鸣”的精神;他的“孤死必首丘”,“九死不悔”的决心……构成他爱国爱人民运交响的主旋律。

屈原既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伟大的“爱民诗人”。爱国的内核在爱民,爱国的目的在爱民。“爱国”而不爱民,不过假爱国以

中班,规模自然比一般乡村完小要大些,七八百号学生,三十多位教师。学校管理很严格,集体办公,坐班制。没课时便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或备课,忙完了,可以看看书报,或相互交流,但不得大声喧哗,影响到别人。我那时年轻,精力旺盛,难得静下心来,常常做完手头的事,一时忘乎所以张口就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为此吃到校长不少批评。

后来总算长了记性,唱歌只在下班后,地点多在宿舍,有时也上别处。教室的前面是食堂,食堂前面是一片荒坡,长着杉木、冬青、苦楝等树木,林间遍生灌木、青草与藤蔓。难得的是山坡一隅还有一片竹林,青枝绿叶,挺拔而柔和,风中摇曳时发出“嗖嗖”的清音,更显幽凉的意趣。总在晚风轻拂时分,邀三两同事,背一把吉他来,拨动琴弦,自娱自乐:“池塘边的

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意兴正浓时,常是月上中天,清辉遍地,如炭的夜色里,树木、竹林、柴草皆失去立体的观感和亮度,像一幅幅剪影;月光从枝叶间漏过,跌落得细碎斑驳,银鱼似的跳,格外美。

梅里的教师多是附近人,有的就住在学校后面,我常于课余去他们家串门,喝一盏热茶,说几句闲话,然后出门,漫步到小山的高处。在这里,可以看到几百米开外的秋浦河。秋浦河发源于本地南部山区,沿岸风光迷人,景色如画;到了梅里地段时,已是河面宽阔,水深势大,常常行游着小挂机、大木船等。若是涨水季节,还可看到装载货物的船队,前面照例是一艘拖轮,后面牵一溜高大的船只,长龙一般,在打着漩涡的水面上艰难上行或飞快下行,间或长笛一声,端的是响彻行云,搅

人心魄。河岸边有一处简易码头,一只庞大的夏船常年在那里等候,运送过往秋浦河的各种大型车辆。附近,有一只载人的渡船,相比之下,窄小,老旧,灰头土脸,显出几分寒酸。但是,对于周边的乡民来说,这不起眼的渡船要远比那只伟岸的夏船重要得多,这是他们往返城乡出门讨生活的重要通道,一天也少不得。后来,在一个梧桐叶落的季节,我告别梅里学校,就是乘坐这只渡船去了彼岸的小城。一晃,二十多年,流水一般。

现在,梅里的夏船不见了,渡船也不见了。大桥的修建,城市的扩张,使梅里与对岸的城市紧密相连,融为一体了。一天,在市区,我发现二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居然就是梅里,心里激动了好一阵。我想,等哪天闲了,一定要坐一回二路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叶延滨

飞鸟与风筝

天气真好,仰起头,望望窗外,今天的天色湛蓝,像那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每当雨后,或是刮了一天的北风,北京的天就会像模像样地与歌里唱出来的一样美。在北京住了15年,搬了几次家,越搬越高。高了好啊,能看到蓝天,能离汽车的尾气和车轮在地皮上压出来的声浪远一些。而且,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西窗外是一大块荒地。原先说准备盖学校,后来因为周围已有不少的学校,盖学校的方案取消了。以后有房地产商看上了这块地皮,小区的居民强烈反对,再加上热心公益人士的奔走,上面同意将这块地建成社区活动中心。方案有了,却没有与方案配套的资金,于是这块地就一直摆荒,一年又一年长满青草,成了都市里无人管理的“绿色原生态荒地园林”。

荒地园林每天有各种人光顾,其中有一类人引起我的注意——喜欢放风筝的人,他们带着自己的风筝,让五颜六色的风筝美丽了我窗外的天空。

荒地园林是小狗们的乐园,有草丛有树木还有小土堆,更重要的是可以撒欢追逐,其乐融融。有时候趴在窗台前,看这些开心的小家伙,会被它们那些淘气而娇憨的快活样子逗乐了。风筝要安静得多,也有风度得多。在这个荒园里放风筝的多是老子,退休或下岗在家,有的是闲工夫,风筝放到天上了,坐在自己带的小椅子上,喝着大塑料杯里的茶水,一坐就是半天。有人说,放风筝也治病,仰头看风筝,一辈子埋头苦干落下的颈椎毛病、肩背毛病,能得到调养。有人说风筝能打发时光,风筝放起来后越飞越高,在几百米的高空控住放风筝的人,控得牢牢实实。

望着天空中的那几只风筝,我突然感到一阵空虚:
鸟的天空在哪儿呢?
鸟的天空是童年的梦境,是童年记忆最

生动的背景。省城是座老城,老城有老庙和高大而苍郁的柏树林,每当夕阳西斜,天边的云彩被低斜的太阳染得像镶着金边的红绸,这时,从红绸中飞来一大群归鸟,那翅膀能掩住暮色,用黑夜宽大的袍子盖住古城。这时,我相信天属于鸟群。清晨,它们早早地离开城市,用翅膀拖走夜色;而到了傍晚,它们又用翅膀牵来幽暗,让古城进入梦乡……

鸟的天空是少年的心事。当躺在山坡上望着天上的苍鹰,我感到悬在云端的是我的灵魂。这是奇特的体验。深秋的山坡,枯干的茅草被阳光晒出浓烈的草香,而被草叶划破的胳膊让阳光灼烧得又痒又痛。我是无意中发现那只盘旋在头顶的鹰,于是,盯住它,看它在云朵间滑翔飘浮。与鹰对视,我背靠着山,它背负着天,天地之间只有我和它。这个时候,我从心底冒出一一种少年狂想,我想这个世界不会轻易抛弃我,就像头上的这块天,不能只有云朵没有这只鹰……

鸟的天空是重新开始的春之气象。记得恢复高考进了北京的校园,我的班主任比我还小5岁,到了而立之年却是一年级的新生,只是因为常常从头顶上飞过的鸣哨,抱着响亮的鸣哨,使我感觉仍然年轻而活力充盈。也许正是那些划破宁静的鸣哨,在我心里写下了一行行诗,让我成为大学校园里歌唱的诗人们……

啊,天空中的鸟到哪儿去了呢?
窗外的风筝让我写下《无鸟的天空》这首诗:“无鸟的天空没有翅膀/只有些白云如长幡/悼念那些过早凋谢的啼鸣//无鸟的天空没有眼睛/只有这些飞机穿梭似剪/剪裁天空这块肮脏的餐巾//无鸟的天空没有羽毛/只有些风筝在演习自然/线总在不该断的时候被挣断//在城市的爱鸟周里/我们都低头走路——/顶多会看到几只精巧的鸟笼……”

张宗明

守望小站的那片云

张煜在铁路公安处干了16年,驻地方小站就有11年。他先后到过的小站不下四五个,就像一片云彩,从扳桥站飘到石门山,没呆两年,又飘到线路情况更复杂的三届站……

张煜很有特点,个小,脸黑,嗓门大。

说到张煜嗓门大,那可是出了名的。大家伙工作之余常逗乐子,说张煜在警务室一声喊,全三届镇都能听得到。有一次,站下村樊寡妇的傻儿子耳朵里塞着耳机听MP3,旁若无人,横穿铁路,轰天响的火车从身后驶来,他却全然不知。巡线的张煜正好看到,把他急坏了,一面大喊一面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正在家打麻将的樊寡妇听到张煜紧张的喊声,好奇地起身出门打算看看个究竟,一眼瞧见火车正从儿子背后驶来,吓得脸都白了。这时,张煜飞身一把将樊寡妇的傻儿子推开道心。惊出一身冷汗的樊寡妇对张煜千恩万谢,说儿子要是出事了她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大嗓门张煜还有一个在三届站职工中广泛流传的雅号:“失踪新郎”。为啥?话得从头说起。
3年前的隆冬,漫天飘舞的晶莹雪花纷扬而至,张煜的美好爱情也有了一个圆满结局,他同相恋4年的长丰轿辆汽车厂技术员谭怡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可就在结婚前三天的下午,张煜接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后和妻子匆匆打了声招呼,说单位有事,就风风火火地走了。

当时谭怡也没多想,觉得丈夫单位有急事需要处理一下,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没料到张煜一去不返,一个星期过去了,只来过两个电话。

“刚结婚不过三天,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以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丈母娘先不高兴了,在女儿面前唠叨了起来。
岳父是个老公安,劝说道:“干公安的,都是公家人,公家事哪能不办,办完不就回来了嘛!”可一晃,又是一星期过去了。29天的婚假,张煜让妻子一人独自过了两个星期,而且本来说好要去海南蜜月旅行。“原来都是空话……”,谭怡心里也不免抱怨了起来。就在这时,父母亲上门来了,母亲说:“张煜还没回家?不行,咱们到三届去,看他到底在干什么大事。”

“要去你去,我不去,公家人办公家事,有啥看的?”父亲丢下这句话,手一背,独自回家了。
张煜的丈母娘是个直性子的人,二话没说,拉着女儿就赶往三届。母女俩从滁州乘汽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三届镇,又东问西找地寻到了三届站警务室。

“张警长不在”,警务室内线路保安老李在值班,问明情况后又说:“先请坐,张警长下乡搞铁路安全宣传去了,现在铁路第六次大

提速,张警长很忙啊!”
“每天都忙啥咯?再忙也得顾家呀!”
“十几公里的线路,两侧要施工架护拦网,沿线两侧18个村庄的40多户养牛户要挨家签安全协议,事儿多。您想,火车跑得那么快,安全不落实了,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一来二去,母女俩从老李的话里听出了端倪,心里有了底了。

“张警长每天都要忙到傍晚才回来,干铁路公安真不容易呀。”保安老李感慨地说。

“行,不等他了,家里还有事,我们先回去了。”直言快语的丈母娘边说边和女儿往外走。回到滁州后的当晚,丈母娘特地做了一大瓶肉酱让女儿第二天送到三届站。吃着丈母娘亲手做的香喷喷的肉酱,张煜的干劲更足了。那一次,张煜在三届站一口气干了43天,等线路护拦网全部架完才回到家。

回家后,张煜特地买了一大包食品去看望岳父母。吃饭时,张煜斟满酒杯说道:“敬二老,理解万岁啊!”他和岳父一老一小三代公安胖子一仰,一饮而尽,全家人都乐了……
“失踪新郎”在大提速中因工作突出受到上级表彰,张煜这回是家里家外双丰收。

张煜从不含糊,三届站线路情况复杂,从2006年他到三届站至今,4年多了,没发生一起“路外伤亡”!
每到一地,张煜都特别注意基础工作。张煜物色的特勤很“管用”。有一年春天,张煜已从扳桥站调到石门山站一年多了,但他在扳桥发展的特勤仍给他提供线索。一天,以扳桥站下村民物跃进为首的五人盗货团伙出逃两年后刚回到村里,就被张煜带人擒住了个正着。物跃进被戴上铐时还纳闷呢。

还有一次,张煜刚来三届站的头一个月,人生地不熟。有一天,他在镇上赶集瞧见一胖子,一来七五左右的个子,张煜上前就问:“吴昌明,忙什么呢?”

“你是谁?”胖子疑惑地问:“我怎么不认识你?”

“一回生两回熟,请你到我那儿叙叙旧。”张煜边说边把胖子带到了警务室,上微机一核对,此人正是三届镇大厦队的吴昌明,是因盗窃铁路物资被网上备案的逃犯。
很多人都说张煜神了,在镇上赶集就抓个逃犯,私下里,张煜对保安老李说:“没搞神奇的我,来之前从派出所拷走了三届附近所有逃犯的资料,没事就看,不就20几个人嘛,都记脑子里了。”
原来如此,别看大嗓门张煜粗豪豪放,但有时也细心如发啊……



黄爱萍

不曾忘怀的婆婆

外孙女。难忘的画面永远地刻在了外甥女含泪的记忆中。

繁重的家务劳动让婆婆一个人支撑着,她的双手布满老茧,手指有些变形,晚上睡觉腿肚酸疼得疼痛,常使她无法入睡,可她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也许年轻人不更事,当时我们似乎把心思更多地放在工作上,丈夫和我天天忙于上班并习以为常,而忽视了家中的婆婆最需要关心和交流。现在每每想起,我们心里充满了懊悔!

婆婆还经常给我讲做人的道理,让我学会宽容、自律,生活中少些计较,少说多做。其实她正是这样以身示范的。婆婆人缘极好,她乐于助人却从不张扬。婆婆会裁剪做衣,在早前物质比较匮乏时,每逢过年她就帮邻居孩子缝做新衣服,到了除夕夜还在忙碌着。每年端午节,婆婆包好粽子总要分给左右舍品尝。婆婆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讲不出高深的道理,却懂得尊敬和善待他人,因此也赢得了邻里亲

朋的尊敬。因为婆婆的勤劳善良,她的三个儿女耳濡目染,都为人正直,真诚友善,这种品格也一定会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公公去世后,积劳成疾的婆婆也累倒了,本该享享清福的她却患上帕金森病,脑子变得迟钝了,总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或是担忧着什么。外孙女和孙子都长大了,要考大学了,她盼着能亲眼看到这一天,而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婆婆生病了还想着不拖累家人,她不愿麻烦儿女,更不希望因为自己耽误儿女的工作,自己能做的就默默地去做。永远无法忘记婆婆离去的那一刻,弥留之际,婆婆已说不出话,她的眼睛环顾四周,在看她的孩子们,想多看几眼,她舍不得离开儿女们啊!

时光在流淌,生命在交替。倘若天地有灵,天堂里的婆婆是欣慰的,因为她的愿望实现了,儿女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孩子们的心中永远有个好奶奶,好外婆!我的心里永远有个不曾忘怀的好婆婆!

资讯快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昆仑神话“非遗”申报

本报讯(记者蒙景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古老深厚的昆仑神话,日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民间文艺家协会受理了《关于申报昆仑神话为世界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告》。

昆仑神话的起源,在《山海经》、《淮南子》、《庄子》、《汉书》等书籍中均有记载。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鲧禹治水等经久不衰的神话故事,都在昆

仑山留下了原始踪影。
目前,在昆仑神话的发祥地青海,与西王母息息相关的昆仑山瑶池、海晏县境内被共工撞断天柱的夏格日山、刚察县境内的仙女湾,这些景点形成了独一无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每年来到青海访问、考察的日本、韩国、泰国、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专家和学者,不仅亲眼观赏到昆仑神话的发祥地,而且亲身感受了昆仑神话的神奇和魅力。

刘晓斌

文化凤凰

“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一个是湖南凤凰,一个是福建长汀。”旅居中国近60年的新西兰女作家露易丝·艾黎在她的作品中这样写道。

凤凰是湘西古城,沱江穿城而过,两岸百年沧桑的吊脚楼和灵秀隽永的风貌让它成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比起其他的小古城,凤凰确实有着一一种别样的、与众不同的美丽。凡是去过凤凰古城的,没有谁不被那里的旖旎风光与浓郁的凤土民情所吸引。

亲近这座远离尘世的神秘边城时,是在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午后,淅淅沥沥的雨丝把沱江映衬得格外迷幻动人,宛如披着一层飘逸面纱的含情少女,妩媚中暗含着些许清瘦。
怀着柔情的诗情走在青石板路上,清新的空气沁入心扉,舒畅极了。一路轻吟低唱,一路顾盼流连,常见明眸皓齿的小姑娘带着自编的花环从对面走来,恍惚间我想起了那个纯洁可爱的翠翠,这轻飘的烟雨该是翠翠绵柔的相思吧,想着想着,不禁莞尔一笑。这时耳边传来一个苗家姑娘温婉的歌声,她正站在河中漂浮的竹排上,高声唱着千年不断的缠绵情歌。

清澈的沱江依偎着古城墙潺潺流淌。江水不深,依稀可见江底的水草随波摇曳,细小的鱼儿在其中来回穿梭。河中,一艘艘木篷船载着游客相继驶去。江面有连接两岸的双排石桩,每个石桩之间有一步多远,走的时候,一步一跳,一不小心就会摔入水中,遇到对面来入,便只得慢慢地侧身让过,这就是有名的“跳岩”。与江畔相依相偎的是湘西最有特色的吊脚楼,一长溜的楼上挂满了红灯笼,远看就像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别有一番浓郁的苗家风味。

随后来到沈从文故居。院落不大,但小巧别致,古色古香,具有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特征。室内陈列着先生的著作和遗物。我敬仰先生文笔的精妙和传神,只上过三年小学的他,却一生笔耕不辍,被称颂为现代文学大师,把不朽的《边城》留给大家,让凤凰名扬天下。

怀着对先生的敬仰之情,出来后又专程前往先生墓地拜谒。墓地为一块叫做“南华精魂”的五色巨石,前有碧水后有青山,墓地前摆放着许多敬献的山花。“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凤凰城正因有了这秀美而迷人的山水,才孕育了沈从文、黄永玉这样的文学大师和著名画家,自然与人文的交相辉映,让凤凰散发着更为迷人的文化神韵。

雨中的古城如诗如画,沱江河的清逸淡雅、灵秀妩媚为我的凤凰之旅增添了无限情趣,让我久久地沉浸在这片静谧淡泊的水乡里不愿醒来。

塞上画派亮相银川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塞上画派办得好!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你们要继续办下去”,流连在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前,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赞声不断。近日,在宁夏第三届贺兰山岩画艺术节系列活动上,宁夏塞上画派研究会展出的一系列作品引起专业人士和普通观众的极大兴趣。这个成立只有数年时间的民间组织,经过艰苦的探索之后,精彩亮相于宁夏文界。

据塞上画派研究会会长张敦良先生介绍,该研究会成立于2003年,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注册的民间学术性社会团体,会员主要包括从事美术创作的专业设计人员以及机关、学校、企业的干部职工。少教旨是通过宁夏文化、贺兰山岩画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的研究,以及团结和吸收宁夏众多有突出成就的中青年书画艺术家,不断强化宁夏的文化艺术氛围。